

GHOST KITCHEN

鬼厨

多令 著



◆ 漓江出版社

鬼厨

GHOST KITCHEN

多
令
著

漓江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鬼厨 / 多令著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5.12
ISBN 978-7-5407-7670-1

I . ①鬼… II . ①多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270418号

鬼 厨

多 令 著

责任编辑: 胡子博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21-55087201-833

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西大街 邮政编码: 065300)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6.875 字数: 147千字

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(电话: 0316 — 8836866)

厨巫和厨禅

汪 涵

无论是金圣叹的三十三则“不亦快哉”，还是苏东坡的十六件“赏心乐事”，都没有洗手下厨这回事。这一点无疑让我感到惋惜，光是“君子远庖厨”这一句话，就抹杀了多少烟火神仙的乐趣。

记得小时候在乡下，做饭时我总是要抢着去烧柴火，有时候烟火从吹火筒里倒灌出来，呛得我不光嗓子疼，胸口也疼，我还是痴心不改——不为别的，就为那弥漫的饭香里有我的一份付出，大人们也识趣地表扬我一句：“这餐饭也有建刚伢子的功劳咧！”长大以后，我越发明白厨房里其实根本没那么教条主义，孔子说：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”如果能够在人间烟火里得到快乐，那能不能步步高升，能不能衣锦还乡之类的想法，确实可以暂时放一边去。从这一点来说，孔子实在是个很可爱的人。

幸好还有不少古人和近人和我的想法一样，清代的袁枚写了一部《随园食单》，里面是他四十年的厨房实践和三百二十六道菜谱，这本书至今仍是大厨的经典。秦淮八艳中的董小宛不

但貌美如花，更是烹调高手，一款“董糖”香酥了几百年，甜遍了众人心。张大千似乎也开过一个不算是玩笑的玩笑，他说自己若论诸艺，厨艺第一，绘画第二也！他留下的那一张飘香绵长的手书家宴菜单至今还飘香绵长。还有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也烧得一手好菜，素菜能烧出荤菜味道，荤菜能烧出素菜味道。

因此，一部以厨房为焦点的小说一定能让我兴致盎然。多令讲的是一个现代都市故事——我知道他爱厨艺，却没有想到他会写关于厨艺的小说，而不是关于厨艺的杂文。对于他而言，在厨房里经营一部好小说带来的挑战，是远远大过杂文的。所以他做了勇敢的尝试，用文字制造了一个人间盛宴的幻境。读他的文字，我的心境总是陷入在往事和思考之中，我们关于味道的往事大多相似——小镇的香干，河汊的鲫鱼，沾上了亲人汗水的年糕。我们可以拿这些往事来互相印证，索引，交换乐趣，而味道中的人生却迥然不同，对于多令来说，这些关于味道的记忆陷进了一个都市困境，他小心翼翼地解答着这个困境，让他的人物挣扎，战斗，最后和命运达成了和解。

多令的行文也如同高妙的厨艺令人激赏，他将《楚辞》的绮丽狂放带进了现代文学之中，这无疑是他作为湘人的本能和天赋。依我的浅见，巫楚文化中的魔幻色彩很难和大都市的理性生活做很好的结合，但他竟然找到了厨艺这样一个契合点。读他的文字，我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楚辞，比如《九歌》中的“瑶席兮玉瑱，盍将把兮琼芳；蕙肴蒸兮兰藉，奠桂酒兮椒浆。”

这种对厨艺的依依不舍很可贵，老子还说过另一句话“治大国，若烹小鲜”。当我们锐气尽藏，青春渐远，确实没有哪种手艺人能像厨艺那样象征着我们经营人生的智慧。于是伺候家人，招

待朋友的宴席就成了日常的功课，这个功课里有彼此心领神会的冷暖人生，煮面是柔情，糖醋是蜜意，选料是众里寻她，翻炒是热恋升级，原来厨房里的煎炒烹炸如此多情，他用一部小说讲了“食色性”，我只想表扬一句“会烹调的男人帅也”。

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故事，可以作为这部小说的禅机。唐朝有一个文喜禅师，曾向一位牵牛的老翁借宿。老翁说：“你有执着心，不能留你住。”文喜回答：“我没有执着心，我受戒了。”老翁回呛一句：“你没有执着心干吗要去受戒？”后来，文喜禅师在寺庙里担任煮饭的工作，一日，雾气腾腾的厨房突然出现了文殊菩萨，其实，之前的老翁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。文喜毫不犹豫，拿勺子去打文殊，边打边念：“文殊自文殊，文喜自文喜，今日再相见，惑乱不了我。”显然，他是在意文殊打扰他在厨房里的清修。文殊菩萨风趣地回答：“苦瓜连根苦，甜瓜彻蒂甜，修行三大劫，却被老僧嫌。”

由此可见，一个发生在厨房里的故事，连菩萨都无法抵挡，何况你我凡人？

目 录

• 序 言 •

厨巫和厨禅..... 汪 涵(001)

鬼 厨..... (001)

第一章..... (003)

第二章..... (037)

第三章..... (058)

第四章..... (098)

第五章..... (121)

第六章..... (149)

第七章..... (177)

第八章..... (194)

鬼 厨

本故事纯属虚构

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

——李商隐

第一章

我并不是一个害怕孤单的人，我只是害怕那些孤单中的响动——钢琴，雨，落叶的旋转，夜晚猫的跃动。

对于我的耳朵，这些响动都是有形状的，它们会一起变化，每刻都有声音飞翔，每刻也有声音降落，它们在秋天的移动会构成孤单的要素，那不想在地铁里背过身去的一瞬间，会有人喊你的名字——城市吞没了很多，却没有吞没这个季节，秋天还是如约而来，这些声音都让我想起有那么多人已经被城市吞没，他们在梦中反反复复，照耀他们的最后一丝光亮，也业已消失。

当然，还有夜晚里水喉的突然响动，就像在夜晚起来咳嗽的人一样，可能在楼上的阳台，可能在隔壁的厕所里，也许是一场巨大的呕吐，也许是一次例行的小便。如果你不知道是谁，你也不愿意知道他到底是谁。

有那么多年，她走了，我总记得在秋天和她一起去买螃蟹的样子，我们租房而居，没有人给我们送螃蟹票，也没有吃过金悦广告里那有着十厘米长蟹钳的螃蟹，但买螃蟹是幸福的，在小厨房里煮螃蟹也是幸福的，我们去八里庄的菜市场买三十几块钱一斤的螃蟹，后来发现二十几块钱一斤的也挺好吃，只是个头小

一点而已。我会用牙签挑走那针尖大一点的苦味部分，青色的和黑色的脏器。每次她听见我翻开锅盖的声音，就会惊喜地跑过来问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我喜欢她穿着灰色的毛衣，依偎在我的身上，感觉就像是一只豚鼠，那是秋天带给我的最后温暖。

我经常出差，所以小芹经常一个人去八里庄的菜市场，夏天，秋天，冬天，这样的季节变化，总是推进着她渴盼我归家的焦急感。

她有时候很讨厌秋天的感觉，讨厌在白杨树下走的那一段路，下班的时候，每个人的背上都好像被符咒贴着，顶着冷风快步行走，很机械的动作，城市的秋天就像采油机一样，高高竖立在风中，重复着枯燥得没有绿色的动作。

秋天恰到好处地把孤独感分配给了每一个人，活着是一件特无聊的事，做饭吃饭看电视，如果我还有一丝趣味，我愿意选择史蒂芬·金的小说。这个秋天发生了一些怪事，晚上她一个人睡得迷迷糊糊的，依稀听到厨房里有锅勺的响动，还有男人说话的声音，油烟味也传了出来。

她依稀以为是我回来了，终于可以做螃蟹吃啦，也许她在梦中笑了一下，没有人看见她甜美的嘴角。

但这不是真的，她说，真正发生的事情，是厨房里真的有声音在，铲子，锅盖，没有关紧的水喉——

她开始在梦境里挣扎，想从一个梦跳进另外一个梦，但这是多么的徒劳。那些声音像钢丝一样伸出，抓住了她，她不得逃脱。

碟子在撞击着，发出了声音，隐约有人在说话，还有人说吃完这顿，我们就上路吧。她把自己捂在被子里，呜呜呜，眼睛里

有泪水，她不敢出去看，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，有鬼溜进她家来炒菜——

她多么希望自己是在做梦啊，过了一阵，餐厅里响起吧唧吧唧吃饭的声音，她无法确认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叫也不敢叫，等到黎明的时候，终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，她战战兢兢地从门缝往外看，什么也没有。

她打开门——确实一片寂静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她确实是在做梦，她又到厨房里去查看，东西都在原来的位置，但每个餐具都被擦得干干净净，连她做晚餐留下的垃圾都不见了，她平时都不会这样卖力地收拾厨房。

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魂不守舍地上班去了，她给我打了电话，说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我说那肯定是在做梦：“就算真的有鬼，我童小明来，它还不得赶紧逃命？别怕，我今天就请假回家。”

她迷迷糊糊地放下电话，抬头看见总监愤怒的眼神：“工作周报，就你一个人还没有交呢！”

去他妈的工作周报吧，我们约定在地铁站见面，在拥挤的地铁站找到一个拥抱的空间。那时候的我比现在胖一点，因为我选择的是错误的锻炼方式，我几乎每晚都要去朝阳公园打篮球，而不是长跑，篮球运动容易让人感到饥饿，它的深处是有一种力量，推着人往横向里长，为了挤倒别人，在不可避免的冲撞中，断掉肋骨的是别人，而不是我。我总是赢，在这样的较量中，我总能击倒比我重二十公斤的家伙，我结实得像一头熊那样，我用六英尺长的双臂抱她，像围住一个梦境的城墙，就像我每天在地铁上所做的那样，在欲望和困守的战斗中，找到一点空间感，在一

天的号角吹响之时，让她感到不畏惧就好，也许是暂时的。

晚上我如约回家，她搂着我入睡，心里感觉踏实多了。

她扔下书和遥控器，我的拥抱可以塞紧她的耳朵，隔绝于梦中。

半夜，我酣然入梦，她又回到那种半梦半醒的状态，但好安静啊，真的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她想，这下可以安心睡觉了，她听着我的心跳，那种心跳有力地透过胸肌的阻挡，进入梦乡。

但一丝淡淡的油烟味道传来了——

好像她在梦里吃红烧肉一样，螃蟹也快熟了，她馋得流口水，她突然惊醒了，这不是梦！

油烟味道确实传来了，还有排风扇低速的转动声，她头皮发炸，血液凝固了，她后来说她能分清声音和气味的距离：我们前楼冰城烧烤屌丝青年们的喧闹和歌唱，还有偶尔断片式的嚎叫，此刻都是这丝丝缕缕气味和声音的背景。

深秋的夜晚已经很寒冷，因为这夜晚会让人失去一些力量和勇气，暖气还没有送来，你得克服被窝里外的巨大温差去起床，你在一双安全的臂膀，一只充满热尿的膀胱，两个人频率相同的呼吸，头发的纠缠和皮肤的厮磨中，去面对一个黑暗而不可知的世界。她对声音有着超常敏锐的距离感，她是学声乐的，本来有机会站在中华世纪坛和奥林匹克中心之类的地方，可能，她是唯一一个从金铁霖老师那里逃跑的学生。

那种三米之外，也许只有一两个分贝的低频响动，和二十米之外的三十分贝，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。

她既不敢也无法决定什么，肾上腺素的分泌让她发出一种绝望的颤抖，她使劲掐我的肚子。

我很不满地哼了一声，又要睡去，这时候我的李小芹着急了，她就用手去捂住我的嘴。

我在梦中被一口巨大的海水呛到，被她捂得直咳嗽，很大声的那种咳嗽，一阵挣扎之后，我找到了我的救生圈，我醒来，有些愤怒——

“你干吗啊？”

这一吼不要紧，厨房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，她紧张地拉着我打开灯，却看见厨房里什么动静都没有：灶台已经被我抹得像岩玉一样青葱油亮；垃圾袋也被我扎好了口子，里面是一只一斤半密云柴鸡的残骸，它是绝对不可能跳起来作祟的；冰箱里还有一些猪扇骨，如果不断电，它们应该可以在这里沉睡亿万年之久。我觉得这事简直是不可理喻，女人身上总有太多不可理喻的事情，尤其是李小芹这样的漂亮女人。我很不高兴——

“以后做噩梦不许捂我，万一把我闷死了怎么办。”

小芹撅着嘴很是委屈，担心自己从此被我当神经病看。

早上上班之前，小芹说：“你晚上多拉几个朋友来做饭喝酒吧，我们把厨房好好闹一闹，驱一驱邪气，就不再闹鬼了。”

我说：“好啊，你要去买菜，要有鲫鱼、猪蹄，还要买花菜、豆腐。”

晚上小芹买了菜回来，在楼道口看见居委会的肖阿姨坐在那里，阿姨眯着眼睛，似笑非笑地望着她——

“姑娘，有喜事啊？”

“我男朋友回来了，好好庆祝一下！”

肖阿姨总是坐在那里，只用报纸和收音机就可以打发一天，偶尔看见她拿着烟卷，当她吐着烟圈的时候，你都看不到她的那

双被皱褶压倒的风眼会望向什么距离，她和我们这些外地的老乡插科打诨，看着一拨又一拨的租客离开，回来，或者永远消失。这样的阿姨，也许以前也曾经漂亮过吧。

我喊了戴逸、杜路两个好朋友过来。我就做了拿手的酥炸鲫鱼，四条，一人一条，就着凉菜，三个人先喝起来了。我让小芹去伺候红烧猪蹄，时间要长点，她就看着我们喝，不时照顾一下厨房。

那一顿酒距离我 31 岁的生日刚好过去两个月，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，也许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的生活发生了转折，而昨天的闹鬼就是一个序幕。我三十一年生命里其实只有三样收获：第一是读了很多书，大概有两百多本能很完整地记下来，即使忘掉的段落也能随手翻到它应在的页码；第二是我的发小李小芹，她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什么都不要只要我的人，唯一一个对我无条件宽容到底的人；第三个就是我与生俱来的厨艺了，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厨神。这三样收获我唯一敢自我表现的就是厨艺了，其实这并不很难，只是我很会拆解复杂的东西而已，比如我工作的那份杂志，还有长篇小说，我会把那一堆都吃到大脑里，从章节到段落，结构到故事线，语言到情绪，最后让每个标点和行列都有合理的构成。搞清它们之所以出色的秘密。厨房的事情也是一样的，我会从外面吃到的好吃的菜中，拆解出很多东西来，它们的原料，这是最基本的，然后是佐料、配料，从草壳，山胡椒，到各种意大利香草，牛肉酱，豆瓣酱，咖喱酱是新加坡咖喱还是印度咖喱，肉末是土猪肉还是黑猪肉——我用的是一种很笨的功夫，绝不像别人是看了食谱再照着去做，我从不看食谱，因为食谱不能提供给我味道，我必须得先吃，然后

再自己分析出食谱。

这个过程和常人不同，即使我吃到北京的各种美食，我也绝不会从网上去找它们的食谱，我也没法问厨师，因为他不可能告诉你真正的秘密。你唯一能问的就是某种配料的成分，他一般都会慷慨告诉你这是什么，如果他不告诉你，他就是不解释你的担忧，你可以质问他这里面是否有危险化合物，或者让人上瘾的东西。

接下来的事情当然是口感的，我可以试出酱料是油炸之后再放的水，还是水开之后才放的酱，从表面判断出鸡皮是烤出来的还是蒸出来的，从丰腴松紧的程度判断火候大小和时间，从汤底的黏稠度判断骨胶的析出过程，从鲜度判断到底是天然谷氨酸钠，还是味精、高鲜味精、鸡精，还是某种蘑菇……

这还只是一些基本的东西，后面的功课还有很多，总之，我一定会形成自己的食谱，也许和原作者会有一些差别，有时候完全错了，我的判断经常失误，但我无论如何总得把那道菜折腾出来，然后不停地改良，这些事情不会对我的故事产生很大的影响，所以我得暂时放一放。总之，那一天我得让我徒有其表的女友学着做菜，她给我看过她从前演出的视频，完全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，脑子里永远缺乏做菜的那一根筋。

我对戴逸和杜路两个朋友说：“我老婆最近经常梦见鬼，万一我出差了，你们几个好好照顾一下。”

戴逸说：“怎么照顾，来你家陪她睡吗？哈哈哈哈哈。”

杜路说：“这……这个不太方便吧，你不吃醋吗？”

戴逸说：“吃醋？那我今天在这代表你把醋先给吃光，以后小芹要喊我们来，我一定赏光，要你没得吃。”

戴逸就拿着杯子，灌了自己一大口苹果醋加雪碧，他不喝酒的，不知从哪里学来这个秘方，苹果醋加雪碧，喝起来像陈年的赤霞珠，我也尝过，还真是那么回事。

大家笑得前俯后仰，杜路先喝大了，我知道这傻逼一直对小芹有点垂涎，但我很宽容他，因为在小芹来之前，我也对他的梁娜垂涎过，然后我们会较着劲找个女朋友来互相比拼。此刻，小芹几缕褐红色的卷发正耷拉在背上，她个子不高，围裙的后带系着她浑圆又小巧的臀部，她站得笔直的，貌似在忙碌，实际在听我们说话。她那结实又精巧的臀部肯定瞬间征服了杜路，他肯定对我拥有小芹这样的发小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他咋呼起来，想要小芹听到：“哪里有鬼，鬼都是人在作祟，说不定真有什么人——”

小芹确实听到了，回过头去怒目圆睁，大吼：“你还要不要我过啊？吓死人了！”

我不满地瞪了她一眼：“胆小成这样，好像真没见过鬼一样的。”

我的厨房其实糟糕得有点悲哀，它只有一个贴着破碎白瓷片的灶台，它的下面一边是一个所谓的橱柜，在刚刚搬进来的时候，我用了半瓶喷雾才杀光了里面的虫子。而另一边则是裸露的煤气管线和水管，它们纠结在一起的模样，像极了某种大型食草动物的腹部。但这些都不能影响它的功能，只有一处是例外，那就是它没有烟道，所谓抽油烟机只是直接从窗口开了个口子，装上了一个排风扇，从那里朝户外喷吐烟雾和油渍。还有一点就是卫生间和它是一体化的，只有两平方米多的卫生间其实是挖去了厨房的一个角落。